

评论 深度

酷儿女性看爱情：百合文化如何颠覆异性恋情感和关系

女性经验的“被看见”是难得的。



《少女革命》剧照。图：网上图片

马齐Yura | 2022-02-05

马齐Yura 百合 评论

百合（Yuri），乍听之下以为不过是种花类，但“百合”实际上已开满于不同影视媒体的片林山野间。晋江

——中国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有专属的百合区，Bilibili（简称B站，内地最大的年轻人潮流娱乐社群及弹幕视频网站）内百合的视频标签也曾经比比皆是。

“百合文化”源自于日本动漫次文化，主要描述女性和女性之间独特微妙的各种关系和情愫，同时也是对应于 Boy's Love (BL，男男之间的爱情)的花语“蔷薇”，而衍生出的形容女女关系的“百合”。

“百合”在定义上其实并没有一个划一的边界，甚至到底哪些作品是属于百合、哪些不是，读者之间也经常展开激烈的讨论。每一个读者对于自己心中百合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

理解“百合”，可以先从广义百合和狭义百合开始。

百合文化的出现是一场创作上的革命，既挑战了父权制下的异性恋框架故事，把情感关系从性别、性取向和“性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通过自下而上的能动性建构，将女性的主体性和女性的团结重新放到檯面上。

广义百合的定义较为宽松。任何友人以上的深刻女性关系，包括朋友关系、情侣关系、或者带有性的亲密关系，都可以是百合。而狭义定义来说，百合的含义就较为精炼，更多是在友人以上、恋人未了的暧昧阶段才被视为百合。

百合从2004年期间从动漫文化传入华语社群，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在不同的影视作品（如《延禧攻略》中的令后CP）、综艺节目（如《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产生“绮趣蛋”，“佳霏猫”的CP）、华语的同人文或网路文学创作、中日韩的偶像产业中（如SNH48、Izone，乃木板46或者偶像选秀节目《青春有你2》中的“大虞海棠”的CP等），都能看到，深入植根在华语圈的各种流行文化当中。

女性读者占了百合读者的七成。她们大多数早已对现有的以异性恋作为前设、且故事形式还沉浸在“英雄救美”的陈腔滥调的作品感到厌倦。在她们看来，在异性恋框架下的主流文化对情感的描述过于狭隘、对关系的描述过于僵化。而百合文化的出现是一场创作上的革命，既挑战了父权制下的异性恋框架故事，把情感关系从性别、性取向和“性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通过自下而上的能动性建构，将女性的主体性和女性的团结重新放到檯面上。

属于读者的文化

百合不仅是一种文本，还是一种属于读者的文化，高度依赖读者的解读和想

像。什么是“百合”意涵的核心，这些解读都是自下而上，由读者去解构文本中的规则。

百合不仅是一种文本，还是一种属于读者的文化，高度依赖读者的解读和想像。在学者 Verena Maser 和杨嘉怡分别关于日本及华语界百合文化的研究中，百合都被认为是一种论述性文化（discursive culture）。换句话说，百合的文化内涵与其说是由百合文本的作者所产生，它其实更多是由百合的读者所构造出来的。什么是被欣赏的，什么是被强调的，什么是“百合”意涵的核心，这些解读都是自下而上，由读者去解构文本中的规则。

百合对于文本的“歪读”与其同类次文化“耽美”十分相似，皆是在主流文本之上再对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想像。而百合与耽美读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的观众大多都是非异性恋的酷儿女性或是性向暧昧的女读者，后者则大部分由异性恋女观众组成。百合观众的性向很多时候与本身百合作品的阅读有著很大关联，百合文化与作品亦成了许多女性读者性向启蒙的重要过程，并拓展其读者性向的多元可能。

百合的故事架构渴望能突破在异性恋故事中常见的“霸道总裁配傻白甜”、“高富帅配白富美”、“高材生配平庸学妹”等爱情公式，挖掘更多人与人之间情愫发展的想像及回归到人际互动的心理动机和本质。

百合对于文本的“歪读”与其同类次文化“耽美”十分相似，皆是在主流文本之上再对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想像。而百合与耽美读者的最大区别就是……

而从文化地域传播的角度来说，百合文化能在华语场域发展出属于自身的独特文化面貌和精神，也是基于华语读者们对于百合的进一步解读。

比如说，进一步延伸出GL、百合和Les的仔细区分和讨论，对于广义百合和狭义百合的争论等，都是华语百合文化独有的。其缘由之一，是2000年左右，大陆论坛及百合小说讨论版（如百度贴吧、晋江、天涯右岸等）对于带有性情节的百合文进行区分，只著重描述情感的“清水”类小说会被加上“百合”的Tag，带有更多性描述和情节的会以“GL”为标签。这类标签后来亦发展去区分不同类型的百合动画和作品。

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百合”和“GL”的区分已然没有2000年期间强烈，且会混用，但“百合”与“Les”区别依然分明。“百合”更强调去形容一种暧昧、纯洁、情感连结和共鸣的关系，而“Les”更多时候是一种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的形容。

“正宫配小三”/情敌相爱：百合阅读的喜悦

正如刚才提到的解构文本，百合文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便是对主流作品作“百合阅读”/歪读（Queer reading）（参见杨若晖，2015；杨嘉怡，2017）。“百合阅读”的意义就是去颠覆原著设定的限制，由读者去选择自己爱看什么，不爱看什么，透过这种“歪读”/百合阅读，她们发挥想像和创意，重新改写女性角色之间不同的可能。



“敏若”同人改图。图：网上图片

比如《美少女战士》这部主流作品，大部分人的焦点会放在月野兔和地场卫的爱情线，但是百合的视角里就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比如金星和火星，她们一直是互相扶持的战友，且性格互补；或者是天王遥和海王满的暧昧互动。在一个女性角色异彩纷呈的全女动画里，百合的读者渴望看到女性之间的多样情感，而不是遵从主流的爱情剧本。

除了ACG的范畴，在华人百合同人小说里，甚至会出现对《倚天屠龙记》和《神雕侠侣》这样的主流武侠小说进行“歪读”，写下“敏若”（赵敏X周芷若）和“莫龙”（李莫愁X小龙女）的CP同人文。之所以重新想像此关系，是因为百合读者对《倚天屠龙记》里主张于己的仇杀宣断感到十足的“不适”——阴阳性格亚亚

这三大尔，是四内日日映有村《何人相死此》力工张儿心的仇未芬明德到力力的从灰——切切任情下下无奇的男主，却在一众优秀的美女中有选择“后宫”的权利。赵敏、周芷若、小昭、珠儿，每个都是个性鲜活的女性角色，却都要围著男主角一个人转，更不要提最后张无忌还要不断辜负身边待他温柔待他好的重要女角。这明显就是异性恋架构下父权系统赋予男性角色的特权，仿佛在暗示，再优秀的女生也始终要以“他者”的姿态活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剧本里。

而于百合的想像，就是可以完全摒弃了男主角的特权，重新改写两大情敌赵敏和周芷若之间的关系和火花。

她们可以不再是以情敌或是竞争的身分出现，而是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之下的两人关系的拉锯和碰撞。晋江非常高点击率的一部百合原创小说《愿者上钩》，就是讲述中年已婚的都市女性，竟然出轨于丈夫包养的情妇，而且情妇还慢慢治好了正妻的性冷感。

她们可以不再是以情敌或是竞争的身分出现，而是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之下的两人关系的拉锯和碰撞。晋江上和网路小说里就有不少“敏若”的同人小说，比如《对钓寒江雪》、《敏若有情》或是《倚天》等，在百合圈也十分受欢迎。B站上也不乏重剪辑电视剧版“敏若”CP的视频，以赵敏和周芷若的相遇和情愫为主线。百合文写手“黄连苦寒”的《冷峻师妹俏师姐》，就把《神雕侠侣》极具魅力的两个女角，小龙女和李莫愁放在一起，重新想像她们互动的可能，然后让作为古墓同门的这对师姐妹从原本敌对的关系，发展到渐渐了解、走近，重写她们人生和爱情故事。





《延禧攻略》剧照。图：网上图片

另外，在一段异性恋的关系里，即便出轨的是男人，备受责骂的必然还是小三。似乎男人就可以置身事外，尽享齐人之福。因此原配和小三互相爱上的情节也非常为百合读者所津津乐道。晋江非常高点击率的一部百合原创小说《愿者上钩》，就是讲述中年已婚的都市女性，竟然出轨于丈夫包养的情妇，而且情妇还慢慢治好了正妻的性冷感。

除此之外，一些清朝后宫影视剧集也发展出大热的百合CP，比如《延禧攻略》中的“令后”（主角令妃x皇后）或者《如懿传》里的海兰x如懿，这些CP的诞生也是为挣脱父权底下、女性作为皇帝附属品的枷锁和限制。

剧中的皇后、令妃，都是个性鲜活的女性角色，但始终要围绕皇帝一个人转，衬托男主角的主角光环。通过一场场“宫斗”，这些故事不断刻画后宫中女人们如何相互竞争、勾心斗角、只为博得皇上宠爱的镜像。这样的故事公式无不透露出一个信息：在父权制的异性恋框架下，不论女性有多优秀，她始终要以“他者”的姿态活在以男人为中心的故事里；通过同性间的竞争而获得男性欢心亦被视为女性的最终胜利。

百合阅读和同人创作就是挖掘文本的潜能，在一整片以男性为主角的主流作品、长久围绕著男性发展的故事大纲中，找到属于女性的喘息空间。

但在百合的想像和观察中，男主角的“特权”和单一视角被完全抛弃，女性角色间的关系开始被重新书写。如《延禧攻略》中原本被放置在竞争皇帝宠爱的对立位置上的皇后和令妃（魏璎珞），在百合的解读下，身处深宫不得不放下自我的皇后，渴望和欣赏魏璎珞身上的自由，为此即使激怒皇上，也要维护当时身为自己宫女的魏璎珞。同样，璎珞为了保护皇后也勇于挑战皇权。故事中的皇后和璎珞间的真挚情感和相互扶持的情节互动，便为百合读者所珍惜并重新讲述、拔高，甚至延伸出一系列的同人文，想像两人完全脱离深宫之后的自由生活。

喜欢“令后”这对CP的大量观众都会自称为“令后女孩”，并有专门的微博超话，节目播出的时候微博热度大升，“令后女孩”纷纷转发“令后大旗举起”“令后女孩暴风哭泣”，随著这对深刻真情的CP而心情起伏，仿佛皇上才是第三者。连主演的女明星们也知道它们的存在。

这些百合文学都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写法，也是对原文做出叛逆的阅读。在父权的叙事策略里，故事都是传统的，千篇一律且具有内化女性作为男人从属的意味。百合阅读和同人创作就是挖掘文本的潜能，在一整片以男性为主角的主流作品、长久围绕著男性发展的故事大纲中，找到属于女性的喘息空间，改写男人中心的焦点，在不离开原本故事角色特点之下注入新写法和新视觉——阅读不一样的结果，并从中得到颠覆规训的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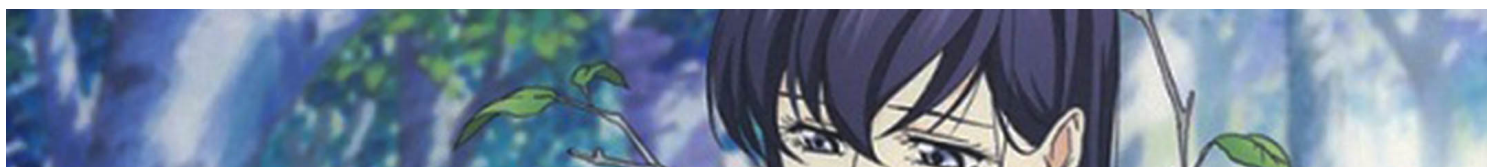
把性“去中心化”的情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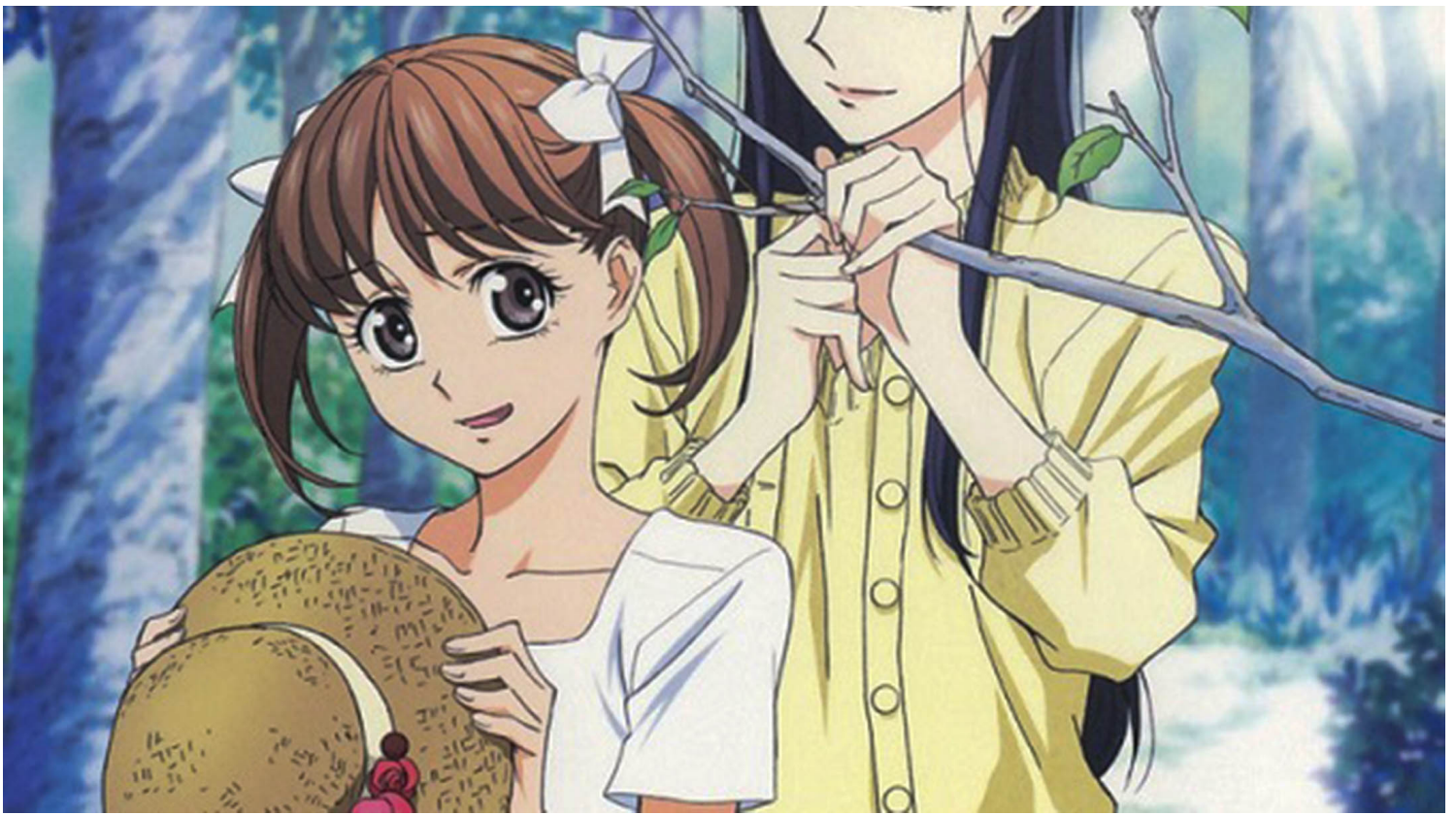
百合读者们除了对千篇一律的异性恋公式感到厌倦，也对传统恋爱关系或亲密关系的论述剧本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一定要透过性才能显示两个角色有多爱对方？大部分的异性恋故事里仿佛都在拼命用“性”，去证明“真爱”，亦作为关系确定的开端。她们认为这样的故事都是缺乏创意且欠说服力的。女性主义著名学者 Adrienne Rich（1980）亦认为正正是因为父权的阳具文化，使我们每当提及亲密关系的时候就必须经常强调性关系和性经验。所有的异性恋故事里仿佛都是在用性，去证明这是“真实的关系”。

回顾荷李活（好莱坞）的爱情电影，从90年代经典的《铁达尼号》到10年火热的《暮光之城》，乃至在过去几年大卖的《五十度灰》，基本上都是以性作为某种恋爱关系的认证。《铁达尼号》里，经过在小车厢里的经典床戏，女主Rose便决定下船后要Jack私奔；《暮光之城》则把床戏安排在男女主正式结婚后；而在《五十度灰》里，男主袒露自己不为人知的性癖后就和女主发生关系，然后确认彼此是相爱的。

在百合文化中，读者更注重关系里女性角色之间的精神连结、情绪共鸣和碰撞，因此百合的作品大部分都有非常多的心理刻画去描写她们之间的关系和张力。

一般的异性恋故事都是以性作为关系确定的标志，但在百合的故事线里确定关系的标志呈现是更多样的，比如百合动画的鼻祖《圣母在上》，就是用“整理校服衣领”去交代人物之间的关系。《圣母在上》是一部关于在传统女校莉莉安女子学院发生的故事，学校有sœur（姐妹系统）的传统，高年级的学姐会收一位低年级的学妹作妹妹，并会承诺照顾她指导她，而故事中多样的女性关系，都是从姐妹关系发展出来的。这部动画便是用女主角祥子在圣母像前缓缓仔细整理祐巳衣领的细腻而亲密的动作，去展现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相遇，成为百合片里面的“名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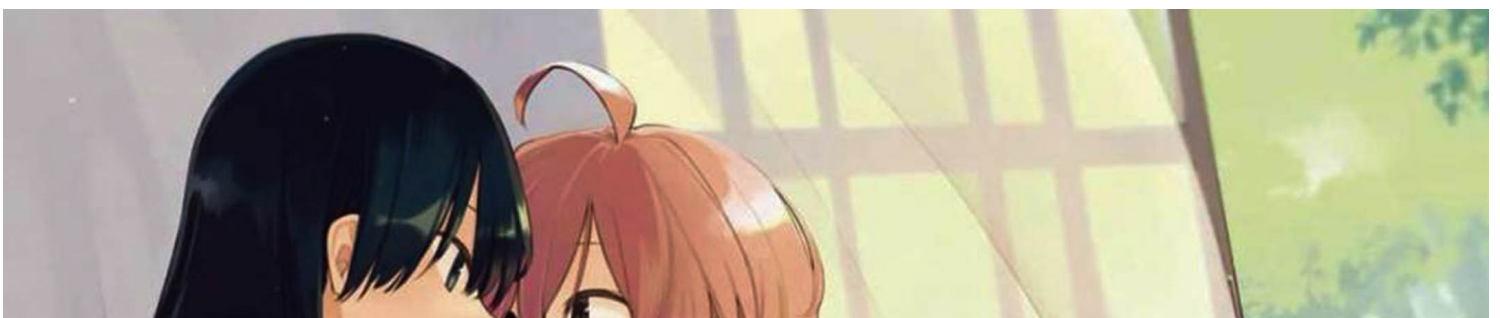


《圣母在上》剧照。图：网上图片

又或是在《魔法少女小圆》中，用时间线轮回去体现主角焰对另一女主小圆深刻的爱与救赎。这些作品中没有性爱、没有亲吻，甚至一句“我爱你”的台词也没有，但是故事就是用了无限轮回的拯救旅途去呈现她们的爱与浪漫。对于焰来说，我可以为你八年都轮回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失败，仅仅就是为了解放你于魔法少女的圈套里。

“我喜欢你，但你千万不要喜欢我”

而且比起围绕性去开始主角们关系的描述，在百合文化中，读者更注重关系里女性角色之间的精神连结（spiritual bonding）、情绪共鸣（emotional resonance）和碰撞，因此百合的作品大部分都有非常多的心理刻画去描写她们之间的关系和张力。比如《终将成为你》当中对于两个女主角大量的心理描写，去讲述二人之间覆杂的亲密关系。这个故事是由不会喜欢任何人的小糸侑，和不接受任何人告白的七海灯子，两人覆杂的少女心境开始。





《终将成为你》剧照。图：网上图片

“喜欢”对七海来说就是一个诅咒，但是喜欢上不会爱上任何人的小糸侑对她来说是一种安心的证明。七海一直都活在姐姐的影子当中，一旦她要放弃成为姐姐的成功模样，回到一无是处的自己，便陷于极度自我厌恶当中，但是侑的出现，让她可以安心地喜欢上别人，所以她不由自主地接近侑。而渐渐的，侑在七海身上理解了爱，学会了爱人。但是这样的情感对于七海是矛盾的，每当侑露出喜欢的表情，七海就会表现地冰冷无情。在两人的努力下，七海终于在和侑的相处中，重新探索自我，接受自己，学会不再活在姐姐的影子里。

七海一直都活在姐姐的影子当中，一旦她要放弃成为姐姐的成功模样，回到一无是处的自己，便陷于极度自我厌恶当中，但是侑的出现，让她可以安心地喜欢上别人，所以她不由自主地接近侑。而渐渐的，侑在七海身上理解了爱，学会了爱人。

《终将成为你》便是借这两位女主角去讲述青少年时期，自我厌恶、自我认同的挣扎和性单恋的心情。这部动画里面，每一个心理历程和转折反应都描绘得十分细致，且每一话都含有覆杂的心理独白，用唯美的场景设置去描写她们的心境。

百合的故事发展正挑战这种以性为本位的剧本，希望更多元地呈现人类关系的多样可能和复杂的情感。而百合众对于描写情感和关系的文本，从文笔、对白到故事铺排和架构都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包含性场面在故事里，其出现不能“为了性而性”，它是需要为剧情服务的，而且是“恰到好处”“顺利成章”的。百合的剧本不再是以“性本位”而写作，而是回到人类互动关系的本质上，并对人类的互动作性别框界外的不同

的试验，寄望于呈现人类关系的多样可能性和情感的复杂性。

对等的性别：重新建立的女性主体身分

在百合的世界底下，性/别是相对对等的。在很多日本的经典百合动漫里面，很多的故事架构是简单的青春少女故事，但内核却承载了复杂的少女心理活动。百合作品中不少篇幅是在描写各个少女角色的内心独白与挣扎、青涩恋情的悸动。她们的互动也不如一般的异性恋故事那般顺理成章，没有默认哪一方性别就该做主动，也没有所有异性恋故事中对郎才女貌的男女主一定就要在一起的“规则”，或者是“英雄救美”的叙述架构。

比如台湾的文化研究学者施舜翔在《恶女力-后女性主义的流行电影解学》中提到的异性恋故事中的爱情公式：大部分罗曼蒂克电影里的女性角色必然是对男主角的追求“豪不知情的”、“出奇地天真无知”，而男性则是无所不知，给予女性角色仰慕的理由。女主角的设定和特色也要符合传统罗曼蒂克史的女性特质，温柔体贴、天真无邪、没有欲望、纯真、对男性的欲望并不知情，因而最后婚姻便是作为“无知”“纯洁”的奖励赐予女角。

传统的罗曼史有著教化女性成为男权社会里被渴望的形象的功能。在异性恋的故事中，对两方性别的互动都有种种的要求和枷锁。

传统的罗曼史有著教化女性成为男权社会里被渴望的形象的功能（施舜翔，2015）。在异性恋的故事中，对两方性别的互动都有种种的要求和枷锁。而在一个百合的故事当中，两个主人翁同时都是女性，行为模式并没有像异性恋般对某一性别有著许多欲望的投射和要求。在这个前提底下，两个角色的动作都能回归到角色性格本身，情感的展现也不再规限在异性恋框架里，而是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去叙述。

百合的爱情故事非常著重在女性的心理活动和自我成长，每一次告白都是来自于角色的勇气和成长。从百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人翁自我意识的形成，找到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欲望的是什么。这些欲望不一定是情欲的，反而可能是对亲密关系（intimacy）的欲望，或是对情感连结（emotional bonding）的渴求。

就如上一段提到的，从荷李活著名的爱情电影《铁达尼号》、《暮光之城》到《五十度灰》，或是到2020年后的韩国台湾内地偶像剧，如《想见你》、《爱的迫降》、《无法抗拒的他》、《你是我的荣耀》、《上阳赋》等，还是走不出英雄救美、王子爱上灰姑娘、或者霸道总裁甜宠剧的“异性恋爱公式”。在这些主流异性恋故事当中，永远能看到男女主角是从属的关系，也离不开女生永远是被保护、被拯救和被征服的位置。

像日本经典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新剧场版，被视为“救世主”的男主角真嗣从使徒的体内救出被吞噬的零波丽，或是2021年大热的《鬼灭之刃》中，男主角为了拯救被诅咒的妹妹祢豆子所以展开了斩鬼的旅程。在你能想像的主流故事当中，男女主角的互动始终属于支配的、从属的关系。而百合故事就可以逃脱这样公式化的陈述框架。

焰为了拯救小圆而不断地从时间里跳跃、再跳跃，但是在不同的时间线里焰还是不断经历失败，小圆一直重复地死去或牺牲。焰和小圆都同是魔法少女且关系是相对对等的，它的故事架构就是用轮回和失败，写下属于焰和小圆互相救赎的百合美学。

又如上文提到的《魔法少女小圆》，少女可以对魔法少女的使者QB许下自己想实现的愿望，但代价是要成为QB的魔法少女去去除作恶的魔女。曾经温柔保护女主角焰的魔法少女小圆在和魔女的战斗中选择牺牲自己打破所有魔法少女的循环。焰就和QB许下愿望，希望可以回到认识小圆的时间、成为保护小圆的人，并阻止小圆成为魔法少女，终止小圆一定要牺牲成为“神明”的命运。自此，焰为了拯救小圆而不断地从时间里跳跃、再跳跃，但是在不同的时间线里焰还是不断经历失败，小圆一直重复地死去或牺牲。焰和小圆都同是魔法少女且关系是相对对等的，它的故事架构就是用轮回和失败，写下属于焰和小圆互相救赎的百合美学。





《魔法少女小圆》剧照。图：网上图片

文化研究学者 Tania Modleski 在1982年关于浪漫史的研究《The Disappearing Act : A Study of Harlequin Romances》中亦提到，女性对于罗曼蒂克更为复杂的反应和回应，并未被完全地被认可。一直以来对于女性的主体感受都是含糊的、且不被强调，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活动，在异性恋故事里面都是不被关心的，大部分的主线内容都是男主角如何“拯救”女性，又或是女性如何作为发挥温柔的、“母性”的存在辅助男主角成长，又或男主角是如何穿梭在两个女角的感情之间。对于女性角色自我意识到底是怎么样的，则大多缺乏描述，女性角色基本上是失去话语权的。在百合的故事框架底下，你可以仔细地阅读到女性角色自我成长的故事。

女性对于罗曼蒂克更为复杂的反应和回应，并未被完全地被认可。一直以来对于女性的主体感受都是含糊的、且不被强调，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活动，在异性恋故事里面都是不被关心的。

百合叙说女性间介乎于友谊和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她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当中同时亦包含在父权结构底下同为女性遭遇一样的身体经验而有的独特连结。著名女性主义学者 Adrienne Rich 在1980年《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continuum》提出过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的概念，透过肯定女性经验（women-identified women），去连结原本在异性恋霸权规训底下需要互相竞争男人的爱的女性们。百合文化正正是承载了连结女性经验的能动性。

女性经验的“被看见”是难得的。在日本漫画家志村贵子其中一部少女百合漫画《蓝花》里，两个女主也是因为作为女性的独有的经验而相遇。故事一开始，曾经青梅竹马的两个女主角，富美和小明，彼此都在同一个车厢里面遭遇电车痴汉；最开始，小明在车内遭到了性骚扰，但是似乎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她选择默默忍受著不适并装作并不在意。可是下一秒，她就注意到隔壁的女生，即是另一主角——富美，同样也遭遇痴汉非礼而露出难受委屈的表情时，她选择挺身而出，喝止该行为。这明显不是以往习惯沉默、隐忍的小明。显然，此处的情节安排体现了经由女性的共同的身体经验而带出了女性的特有共感、甚至互助行动。

经由简单的“我也懂”、“我也明白”的感受连接，认可了女性的情绪和感受，并揭示了后续产生互助行动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肯定了两人相对对

等的关系。

这样的互动模式没有复制父权制下的两性从属关系和俗套的“英雄救美”，且不附带性别刻板作产生的累赘，而是经由简单的“我也懂”、“我也明白”的感受连接，认可了女性的情绪和感受，并揭示了后续产生互助行动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肯定了两人相对对等的关系。不少百合的动画，如上文提到的《魔法少女小圆》、《圣母在上》和《终将成为你》等，喜欢上女主角的因素也是源于另一女角体认到对方的痛苦和感受，而互相救赎。因此，百合的文本，刻画了基于女性共同经验和感受而建立起来的情感连接，亦提供了一个建立起女性主体身份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从情感连接发展到行动连接的潜能。

女性欣赏女性

百合文化中处处反抗主流异性恋的论述剧本，这体现在她们对于内在精神连结 (spiritual connection) 和情感连结的重视，开拓描写人类关系的多面性。百合文化也刚好回应了Jane Gaines 在《women and representation》里对于70年代女性主义电影的批判，她认为当时的电影只以“抵抗式电影” (counter-cinema) 的形式摧毁了男性视觉的愉悦，但这样的女性电影却缺乏女性观影享受和阴性凝视的发展 (参见施舜翔, 2015 ; Gaines, 1984) 。

它重新找回女性观影的愉悦和美学。女性的感受在百合的故事里不再被噤声或取消，而是被肯定的。

二十一世纪的百合文化便是在打破传统异性恋的刻板迂腐的文本架构，摧毁男性凝视视觉，使用自己的想像和创意去发掘情感表现的颠覆性，并创造出叛逆、另类的阅读方式。它重新找回女性观影的愉悦和美学。女性的感受在百合的故事里不再被噤声或取消，而是被肯定的。女性主体亦能在百合提供的能动性下重新建构属于女性视觉的愉悦，真正地体现“女性欣赏女性”。

参考文献：

施舜翔. (2015). 恶女力：后女性主义的流行电影解剖学 = The power of badgirl : The rise of postfeminism in popular cinema (Chu ban.; 初版. ed.). 新北市: 八旗文化.

杨若晖. (2012). 台湾 ACG 界百合迷文化发展史研究 (1992-2011).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所学位论文, 1-105.

Maser, V. (2013). Beautiful and Innocent: Female Same-Sex Intimacy in the Japanese Yuri Gen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rier, Trier, Germany.

Modleski, T. (1980). The disappearing act: A study of Harlequin romanc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5(3), 435-448.

Rich, A. (1993).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227-254.

Yeung, K. Y. (2017). *Alternative sexualities/intimacies? Yuri fans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Master's thesis,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